

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

丁晓平

书里书外

红军长征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重要事件,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世界最初是如何知道长征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长征的创作、编辑、出版和传播故事,而它们,早已成为长征历史的一部分。

一幕幕亲历见闻在他心中激荡

说到最早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人,就不能不提到陈云同志。

长征出发前夕,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被委任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红五军团承担着艰苦的殿后任务,战斗的残酷激烈程度比前卫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1935年6月,陈云奉命中途离开长征。原因是,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获悉,上海中央局被敌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陈云被派去上海恢复白区的党组织,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几经周折,他终于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又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让其赶往莫斯科。

从7月初到8月初,在上海的陈云暂时远离了枪林弹雨,但血战湘江的惨烈、翻越群山的艰辛、四渡赤水的运筹,一幕幕亲历见闻在他心中激荡。于是,他拿起笔,以“廉臣”的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记述红军部队从江西出发,历经千难万险的西行历程。书稿最后在莫斯科修改完成。这篇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珍贵文献约3万字,于1936年3月以连载形式发表于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同年7月,单行本在莫斯科出版,成为首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

《随军西行见闻录》所写的长征自然是不完整的,而长征队伍中,向来不乏接续书写的记录者。

红一军团的《战士》报是长征路上连续出版的一份报纸。1935年12月30日,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刻,这张报纸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撰写的文章



《随军西行见闻录》《红军长征记》《雪山草地行军记》书影。

《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回顾这一年“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不死的身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仅仅两个月后,远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就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署名“杨定华”的两部作品《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接续讲述红军长征北上而后东征山西的过程。而“杨定华”的身份,直到70年后才被揭开,他就是长征的亲历者也是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邓发同志。

1937年,《随军西行见闻录》和《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合刊为《长征记》一书。这部合著的《长征记》应是完整翔实叙述长征历史的第一部图书,但遗憾的是,目前发现的只有该书俄文版,中文版尚未找到。

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如何驳斥国内外媒体上歪曲、污蔑、攻击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酝酿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个人日记,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把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和全世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到访,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读书有味

面对名著,许多读者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视其高不可攀,不敢质疑;要么觉得它不过是老掉牙的故事,读不出什么新意。这两种态度看似相反,其实都源于同一种

预设——名著的意义是固定的,读者只能被动接受。

事实上,一部作品能成为名著,往往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某个不变的答案,而是因为它留下了足够多的缝隙,让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入口。因此,与其问“名著应该怎么读”,不如换个问法:在标准答案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读法?

我以为,读名著,首先不要贴标签,读者思维越发散,从书里获得的信息就越多。反之,先给名著贴一张标签,比如,《西游记》就是取经打怪,或是反抗封建,这样会把书读死,不值得一读再读。长久以来,每个人都能读出自己心目中的西游世界。《西游记》最好的续书《西游补》自不必说,像《悟空传》《大话西游》《浪浪山小妖怪》这样的后人改编,

也印证了西游叙事的可拆解与可延伸——每个人都能从里面看见自己。

有人说,何必跟《西游记》这样的书较劲?在我看来,以下群体不得不较劲:有整体阅读任务的中学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人父母者。

第一种好理解。第二种,因为30岁之前会奠定一生读书的模样(懂围棋的人知道,这就是前50手布

名著还能怎么读

杨 早

局),所以趁着年轻,要把自己变成海绵,尽可能吸收更多领域的知识,30岁之后再再来消化与深化。第三种,作为父母,你想跟孩子保持尽可能长的对话期吗?希望跟孩子有共同的话题吗?能听得懂他们的所思所想吗?如果你认可孩子们应该完成《西游记》等名著的整体阅读,你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咬着牙坚持,直到“仿佛若有光”呢?

在具体的读法上,我主张快读、跳读、细读兼有,有些已知的情节、人物性格,快速略过就好,重点在于发现新奇点,将文本陌生化,这样才

在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0余年,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感,莫过于从古籍文献中发现历史的鲜活细节,从出土文物中窥得先民的生活风貌。参与《辛追夫人的家宴》创作,便是一次这样的探索。

本书力图还原汉代饮食的完整风貌,依托的主要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饮食类考古资料,包括丰富的食物遗存、多样的餐厨用具和详尽的文字记录。尤其是数以百计的遣册(记载随葬物品清单的竹简)、木牍(标注容器内盛物品的签牌),以及若干涉及食疗养生的简牍帛书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美食档案”探究线索。

辛追夫人是谁?这要从一场惊世大发掘说起。1972年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发掘出三座汉代贵族墓,墓主依次为夫人辛追、丈夫软侯利苍、二人之子利苍。辛追夫人是三人中最晚下葬者,也是家族荣耀和财富的集大成者。华贵精美的织羽衣物、设计精巧的梳妆盒、引导灵魂飞升的T形帛画,以及2000余依然不朽的女尸,彰显着这位女主人对乐

能把名著读成自己的。

还是以《西游记》为例,这部书持续吸引我的是语言与民俗。《西游记》的语言极活泼,是近世汉语的宝库,很多大学都忍不住在文章中引几句书中的话。《西游记》又是16世纪之前中国民俗的集大成,写斋供、写节日、写婚丧嫁娶、写地方神祇,几乎随手拈来。在细读《西游记》的时候,我特别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无比亲切。这种亲切感从哪里来?就在具体的民俗细节里。把这些交错着读,《西游记》才会越读越厚,也越来越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名著的好处就在于它像一个个宇宙,虽然已经有那么多的珠玉在前,仍然有可以讨论的空间——这些空间可能是时代赐给我们的,每一代人的独特体验带来独特的见解,这也是为什么四五十岁读名著,与年轻时候的热血涌动大相径庭。我认同清末学者孙宝瑄说的“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多思考几个角度,多引入一些资源,我们都可以把名著读出新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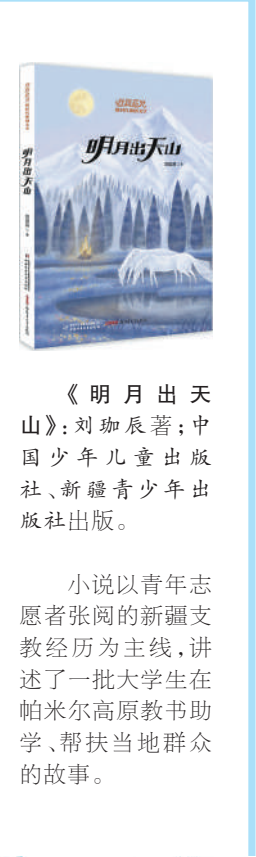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两千年不散的筵席——《辛追夫人的家宴》创作谈

杨慧婷

生养生的追求。奢华与精巧的随葬品背后,则藏着她中年丧夫、晚年丧子的坚强隐忍,以及对整个家族的苦心经营和坚守付出。漆器上的“君幸酒”“君幸食”铭文,以及汉代边关吏卒简牍家书中“强幸酒食”“数进酒食”的问候套语,都传递着朴素的祈愿。

为什么是“家宴”?马王堆汉墓食具底部经常书写“软侯家”铭文,此处之“家”,并非“家庭”概念,而是汉代列侯家族的自称标识,与天子和诸侯王的领地“国”相对应,体现了家国同构的理念。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物主标记,这里的“软侯家”不仅指利苍本人,还包括其夫人、子嗣等,是这个家族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特有印记。软侯家族曾用家宴款待宾客,维护社会与宗族关系;



新书上架

《明月出天山》:刘珈辰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小说以青年志愿者张闻的新疆支教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批大学生在帕米尔高原教书助学、帮扶当地群众的故事。

《破局者,“G60”——中国式科创走廊观察》:谢卫群著;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长三角,有一条高速公路,不仅是车流往来的通道,还是贯通九城、串联创新要素的科创动脉——G60科创走廊。

谢卫群所著《破局者,“G60”——中国式科创走廊观察》一书,以细腻笔触将“G60”的十年历程娓娓道来,为我们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份兼具现场温度与理论深度的文本。曾经一段时间,行政区划筑起的无形围墙,成为区域发展的挑战。一地一策、要素分割、产业同质,创新资源困在城市边界之内,科研成果锁在实验室里,人才资质互认难,政务办事跨省难。“G60”的起点,正是直面这道难题。作者历时十年跟踪、三年实地走访,踏遍九地市园区、采访上百位企业家与管理者,记录下这场静水流深的制度变革与创新突围。一家企业如何在九城之间自由布局产业链,一项科技成果如何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一名科研人才的职称、资质如何跨越省市边界得到认可?书中一个个鲜活案例告诉我们,“G60”的破局,首要在于制度创新先行,用协同机制打破行政壁垒。

很多人初识“G60”,以为只是一条沿高速布局的产业带。读完这本书会有新的认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本质,是探索一套属于中国本土的跨区域协同创新范式。欧美的硅谷、128号公路等,诞生于成熟市场经济与松散地方治理的环境,而我们的城市群,有着不同的行政体系、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照搬海外模式,必然水土不服。“G60”探索的中国式方案,不合并行行政区划、不取消地方主体,以联席会议机制为纽带,自愿协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九座城市,有上海的科创策源、金融与人才高地优势,有苏浙雄厚的制造业底盘,也有安徽的科教资源与产业承接能力。“G60”让大家从竞争走向共生,各自扬长补短,共建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今天,科技自立自强需要集群作战、体系突围。“G60”的探索,为依托城市群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难题提供了有益参考。书中详实记录了“G60”带来的十年蜕变。集聚超6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占全国1/5;195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人才资质互认落地生根,“1+365”科技成果拍卖机制让成果转化更便捷更精准。数字背后,是无数改革细节。作者把火热的改革现场,保留在书页中,让我们看到:技术创新是利刃,制度创新才是让利刃发挥威力的土壤。

该书没有一味书写成就,也客观记录了探索路上的困惑、矛盾与挑战。比如,九市分属三省一市,政策体系、财税规则、考核体系的差异客观存在,协同推进中难免出现理念分歧、利益平衡等难题;又如,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尚未完全打通,科技金融供给仍有短板,高端人才一体化服务还有提升空间。这些都说明,“G60”的探索尚未结束,不断破除旧格局、构建新生态,将是一个需要久久为功的漫长过程。

放眼全国,城市群、都市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是许多地方共同面临的课题。《破局者,“G60”——中国式科创走廊观察》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模板,要敢于从基层出发,发挥地方首创精神,以渐进式改革化解矛盾,以利益共享凝聚共识。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本书既是一份实践观察,也是一份理论思考,更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启示录。

(作者为民建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辛追夫人的家宴》:湖南省博物馆编,杨慧婷、舒文峰著,岳麓书社出版。料、烹饪技法、餐厨用具、宴饮礼俗和养生之道,依次向读者揭示当时先民吃什么、怎么吃,有哪些烹调方式,使用何种炊器和餐具,蕴含了怎样的食疗养生智慧。此外,本书尝试还原2000多年前,以软侯家族为代表的古人,如何筹备一场家宴,又有哪些传承至今的待客之道、祝颂之语和生活美学。本书附录还提供复刻汉代美食的方法与步骤,提炼美食文创研发的灵感和理念等,为读者构建更加多元立体的古今对话新体验。

民以食为天,烟火慰平生。人间至味是家宴,从现在开始,好好吃饭,好好陪伴家人。